

杨秀英  
作品选  
YANG XIUYING  
ZUOPIN XUAN

# 断肠花

DUANCHANG  
HUA

杨秀英◎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杨秀英  
作品选

# 断肠花

DUANCHANG  
HUA

杨秀英◎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肠花/杨秀英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杨秀英作品选)

ISBN 978 - 7 - 204 - 09808 - 8

I. 断…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048 号

---

**杨秀英作品选**

---

作 者:杨秀英

责任编辑:徐 建

封面设计:点滴空间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制厂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94

字 数:1300 千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书 号:ISBN 978 - 7 - 204 - 09808 - 8/I · 2104

定 价:150.00 元(全 5 册)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 内容简介

贫穷少女段长华，之所以被人喊成“断肠花”是她那年轻生命，宛如一株断肠花，绽放时虽然娇艳凄美，只可惜转瞬之间就凋谢。事实上的段长华，十岁时母亲去世，十三岁父亲眼瞎，十四岁被继母卖给恶霸色狼尤葫芦。

在尤葫芦的强行逼奸中，段长华既遭到皮鞭抽打，又受到烙铁烫伤，逼使她不得不假意依从，然后看准时机，一刀捅死尤葫芦而被捕。幸得司法官吏范大人，替她辩明冤屈，无罪释放。

第二次恶运来自段长华年幼无知，过份轻信花花公子钱振飞的甜言蜜语，不仅清白的身子被骗奸，还被丧尽天良的钱振飞用她偿还了他欠下的赌债，此事幸被范大人得知，又一次救了段长华。

第三次恶运，是段长华深感范大人两次相救，心甘情愿嫁给妻子已死多年，还比她大二十多岁的范大人。万万没想到，成婚的当天夜间，心情无比激动的范大人，突然间引发心脏病，猝然死亡。更加想不到的是死者胞弟范二少，一方面血口喷人诬陷段长华害死范大人，一方面企图奸污段长华，气令智昏的段长华，悍然使用上次对付尤葫芦的方法杀了范二少，不同的是此次她推开后窗潜逃，投靠了女盗夏守红，走上杀人越货的不归路。

段长华千不该万不该去找钱振飞报仇，失手犯下一刀三条命的弥天大罪。所谓一刀三条命，是段长华刀刺钱振飞，钱振飞的怀孕妻子护丈夫，一齐被刺死。

由于案情太重大，刑部总巡龚政仁奉命抓捕，阴差阳错地和段长华意外相遇后，竟擦出爱情的火花。自知死罪难逃的段长华，毅然决定和心目中的男人，缘结合体，一夜狂欢，尽情享受男女之间的恩爱缠绵。然后趁龚政仁熟睡未醒，纵身跳下了陡壁悬崖……

## 昨天的故事

笔者因工作关系与女作家杨秀英有较深的接触,因受其父之约撰写此文,算作前言。我想这就是我写给自己也是写给读者的一份我眼中最真实的作者速写,遗憾的是我的文字怕不能真实地表达我的内心世界。

由于她青少年时期成长于青岛,那里拥有湛蓝的天空、深邃的大海以及淳朴的民风,培育出她为人朴实无华、诚恳待人、处理问题实事求是、追求生活尽善尽美的风格。她对历史知识与书画艺术造诣相当深厚,这与其自幼受到父辈的文学艺术熏陶息息相关,亦基于其生活的历练与秉性。

每个人都有其多重性格,女作家杨秀英亦如此。她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写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文字。

也许有一天,你会在无意中碰到她,和她聊上几句,你会发现,她是一个很傻的人,傻得说话不会拐弯儿,傻得做事只会一根筋儿。

一朵花的绽放,也会让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片叶子的飘落,就能让她黯然神伤。幸好有文字,让她表达、让她无所顾忌地倾诉,于是让自己每天享受这一份忙碌,但同时也不忘记生活中美好的点点滴滴……

杨秀英作品集,共收长篇小说五部,按出版顺序如下:

- 1.《花满枝》
- 2.《和珅的女儿》
- 3.《大唐第一帅——薛仁贵》
- 4.《断肠花》
- 5.《血祭》

五部小说虽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无一不跌宕起伏、丝丝入扣、引人入胜。

《花满枝》是其处女作,故事叙述大明永乐八年,兴建北京故宫时,皇帝朱棣意外察觉国库皇帑大量流失,当晚就微服找到已故护国军师刘伯温的次子刘璟,钦命刘璟为钦差负责彻查,却遭到一王(二皇子汉王千岁)三侯(三位战功赫赫、受皇上恩宠的侯爵)的联手追杀。促使他的红粉知己、江湖女侠花满枝不得不挺身而出,形成一位女中豪杰对抗一王三侯的局势,最终查出对方盗走皇帑

的目的是为了二皇子阴谋取代皇太子而搞出的宫廷政变……

作者潜心研究史料,笔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叙述了历史上的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侠女故事。

至于《和珅的女儿》一书,同样是别开生面,把和珅的女儿和容写成为“鸡窝”里飞出一只金凤凰,故事一波三折。

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思维方式,更加细腻地把一位历史上活生生的相府千金全方位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手难释卷。

笔者想说《大唐第一帅——薛仁贵》是作者别出心裁、独辟蹊径,印证薛仁贵之说“将相本无种”及“白屋出公卿”,叙述了大唐第一帅如何因习武而家贫如洗,以至受迫害而奋发图强,最终以“百日双救驾”、“三箭定天山”、“病挑安殿宝”等盖世奇功流芳千古,因而被封为“平辽王爵”。

书中有关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的英勇无畏、惜才如子、胸怀大志的描述细致、感人肺腑。从中令读者深深的感悟到毛泽东主席曾亲笔批注过的“自古能军者,惟李世民及朱元璋耳!”之中“能军者李世民”的英明和武勇。

作者以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伪为宗旨,揭开厚厚的风尘中那些干涩枯燥的历史资料,让读者以深层的心灵感去品味着那历史长河中生动活跃、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

作品集中的《断肠花》更是一部惊心动魄、催人泪下,既凄美又哀怨的悲情著作。笔者无需絮叨,仅从《断肠花》书名,就可窥见一斑。作品中荒凉的气氛基于作者叙述的调子,叙述的语调之所以苍凉,是因为时间的阴影,那种犀利而黯然的光芒,足以击败一切的抗争与反叛。

最后的《血祭》是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抗日小说。叙述了一批形形色色的爱国志士,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下组成一支抗日除奸团,利用各种手段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抗争。故事曲折、情节惊险,称得上“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

历史中的迷雾太多了,有些简直就像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那令人反思的天空也太广阔了。于是,至今萦绕在脑海中的一个问号:历史究竟是什么?不管历史是什么,每个读者心目中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和定义。

这部杨秀英作品集,是把她到目前为止所写的小说中选出几部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其独特风格的作品能让读者在阅读中得到启示与教益。

郑 光

2008 年金秋于北京

## 断肠花

再过两个月零十九天才年满十五周岁的段长华，早就长到一米六五的高挑个儿，加上她腰细腿长，肌肉丰满，从小就在海边拣拾退潮后的海鲜，自然而然地养成了那种因抢占而争夺的野蛮习性。有时候为了一只蚌壳就和别人打架拼命。

段长华一家三口，是根生土长的青岛人，父亲段秋吟从小读书，能写一笔好字，教过私塾，做过粮行账房先生，三年前害过一场大病，导致双目失明，没法挣钱养家糊口。十二岁的段长华就挑起了养家重担。至于她现在的母亲汤俊英，是段长华的生母病故之后续娶的，时间在段秋吟双目失明的半年前，段长华心知肚明，她父亲的两只眼是被继母汤俊英活活气瞎的。

段长华的继母汤俊英，人长得不算太漂亮，却生有一双专门挑逗男人的勾魂魅眼。

段长华清楚记得那天是三年前的九月十五日，父亲在粮行清算来往账目好几天都不回家，她下半夜起床上厕所回来时，意外发现继母的房内有灯光，接下来又传出男人的轻咳声。她以为是父亲回来了，关心父亲身体的段长华，放轻脚步来到窗外，只瞧一眼，就吓得她连忙捂住嘴，生怕惊叫出声。

原来她继母的房内不仅有男人，而且是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的壮年男人。

心慌意乱的段长华内心再想赶快离开，苦于两腿酥软，动弹不得，连眼光也收不回来了。

不知窗外有人的汤俊英，同样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噙着嘴低声埋怨那野男人：“朱老七，你小子跟我耍骨头，硬敢光把弓拉开就是不放箭。”

野男人扫了一眼汤俊英那富有性感的大乳房，情不自禁得用手指戳戳对方的绛红色乳头。色迷迷地说：“宝贝，你也得让我休息一会儿！”

野男人回过一口气来又说：“我可是从琴岛一步一步马不停蹄赶来的。”

琴岛，就是现在的“小青岛”在青岛市南青岛湾中，与前海栈桥隔海相望，距离海岸七百二十米。有长堤和陆路相接，岛上山岩耸秀，林木常青。“青岛”之名实始于此。后来青岛没市，此岛改叫“小青岛”，青岛十景之一的“琴屿飘灯”指的就是它。

汤俊英一把推开野男人的手，浪声浪气地说了一句：“老娘有的是办法。”

野男人说：“你有什么办法。”

汤俊英咯咯笑后，突然像小兽一样扑向那野男人，肆意的掐他，抓他，啃咬他，与他再一次勃发激情，纠缠在一起。

在汤俊英那短促、迅速和挑逗性的抚摩勾引下，野男人给激发起来了。躯体中部向上高挺。段长华迷迷糊糊看到的，是继母的脸上绽出了浪笑。吓得她一下子转过身子，轻手轻脚逃回了自己的住房。

纸里从来包不住火。窥破继母这种不要脸的隐私后，段长华就开始提心吊胆，因为她知道父亲的为人，最注重道德品质，一旦发现了这种事情，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她几乎不敢想象。

俗话说：“时运来了，城墙挡不住。”同样的是：“祸事来了，城墙照样挡不住。”

祸事发生在段长华窥破继母隐私后的第八天，恋奸情热的那对不要脸的男女，又凑在一起苟且偷情交欢时，被为人正派耿直的段秋吟发现了。祸不单行的是，那个名叫朱老七的野男人，为了逃脱，狗急跳墙，一砖头砸昏段秋吟，乘机一跑了之。

可叹段秋吟，连伤加气，缠绵病榻三个月，家中值钱的东西全卖了。

让段秋吟气上加气的，是他那位续娶的妻子，不仅不知悔改，还隔三差五地打扮得花枝招展，早出晚归。有的时候竟然整夜不回家。

经此一来，可苦了年未成丁的段长华。父亲卧病在床，继母不问家事。她只好白天黑夜去赶海，把拣来的东西卖出去后，养家糊口。

段秋吟为人再要强，苦于自己是一介穷书生。朱老七砸他一砖逃脱后，他不是没动过报官的念头，后来自己泄了气。因为事情发生在深夜，旁边连个作

证的人都没有，丑事张扬出去他也丢大人，只好咬牙自认倒霉。

满腔怒气无出发泄，连带眼看家产变卖一空，生活全靠一个十三岁不到小女孩，让段秋吟这位书生气十足的正派人，如何承受得了。气恼加上忧愁，促使他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开始两眼上火，接下来双目朦胧，最后，连什么东西都瞧不清楚了。

双目失明的段秋吟，好几次想到了自杀，全都被心疼和牵挂女儿打消了。

接下来的日子，虽然过得艰辛，撇下淫浪的女人汤俊英不说，段长华父女却能相依为命。

如今三年过去了，段长华今天从家里出来时，她瞎眼的父亲正坐在院内吟诵《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各俱扬。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等听到女儿段长华的脚步声，瞎眼老人段秋吟嗓音略为提高了一些：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知。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深知老父心意的段长华，噙着两眼泪水，手提竹篮，低头走出了家门。

为了挣钱养家，段长华每天往来八大关。因为那里经常有富商、巨贾、官员们出现。那些人随手丢弃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不能卖钱。

上面所说的“八大关”位于青岛东部，南濒黄海、太平角、汇泉角、拱卫左右、湛山、太平山，环列于北面。由于那里有八条纵横交错的大道，分别以山海关、正阳关、嘉峪关、武胜关、紫荆关、宁武关、居庸关、韶关命名，故而称之为八大关。

八关之内，地势起伏跌宕。紫薇、紫荆、海棠、碧桃、雪松等花木。分片栽植，花开之际，灿若云锦，吸引不少有钱人前来观赏。

特别是附近一些海湾，空气湿润清新。盛夏时节的气温，也不过是三十度。

为此，一些有钱人家和现任官员，不惜耗费巨金纷纷在这里建造别墅，争奇

斗胜，红瓦绿荫，山光水色，交相辉映，茅亭古雅，幽径盘陀，徜徉海边，观海听涛，身临其境，意趣盎然。

让段长华垂头丧气的，是她连跑几个地方都没有捡到一样能卖钱的东西，抬头看了一下天，太阳已经大西南，估计时间快到两点了。

直到此刻，段长华方才想起，今日是青岛每年一次举行的春季花会的头一天。

举行花会的园子，南北通达，樱花夹道，两侧的地方，分别是以迎春路、紫藤路、和玉兰园、芍药园、桂花园、牡丹亭等命名。

花会期间，群芳荟萃，人山人海，盛极一时，而段长华却把它给忘记了。

想到这里，段长华撒腿就跑，几乎是一口气就赶到了号称“东园花海”的花会所在地。

说巧，真巧。

就在段长华停下脚步，张口气喘，刚想用袖口去擦脸庞之上的汗水时……

身后蓦地有人喊叫她：“小姑娘，你能带领我们前去观赏‘蓬壶胜览’吗？”

段长华从小到大，很少有人用这么和气的口吻跟她讲话，更没有人叫她小姑娘。连忙转过身来瞧看时，方才发现喊叫她的人是一位四十六七岁，身材不高，却生得方面大耳，斯文儒雅，举止大方的中年人。

站在儒雅中年人身后的两个人，全都是二十上下岁，看样子像似他的跟随。

不知为什么，段长华对站在她身前的儒雅中年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当下实话实说道：“不瞒先生，你要去的地方离这里不远。”

言外之音是：相隔不远，没有必要叫人领着去。

儒雅中年人说出的话更和气：“小姑娘，你很诚实。我知道离此不远，听说那里松林茂密，礁石险峻，还得沿着一条依海滨倾斜而筑成的盘绕小路，起伏回环，还是有人领着去的好一些。”

说完，看了一眼身后人。

站在儒雅中年人右侧后的那人，从袋中掏出几枚铜钱，刚想递给段长华

……

另一个人比他有眼色，抢先跨出一步，递给段长华的是个半两重的银镲子。

如按当时的粮价，一两白银三斗米来计算的话，半个银镲子能买一斗五升米，像段长华这种三口人之家，足够他们饱餐十天大米饭。

收了人家的钱，段长华自然得把对方三人沿着岩岸筑成的盘陀小路，带到那座面对大海修建的白玉石牌坊。牌坊上篆有“蓬壶胜览”四个大金字。

儒雅中年人口称：“多谢小姑娘。”然后坐在悬崖断岸的一块大石上。

掏铜钱的那人，塌肩卸下自己背的钓鱼竿，安好鱼饵，双手呈给主人。

儒雅中年人一面垂钓，一面冲段长华和善的笑笑说：“小姑娘，在这里一竿垂钓，别有一种情趣。我请你别走，钓上来的鱼全归你。”

一句好话三冬暖，儒雅中年人的这番话说得段长华心头发热烫人。

儒雅中年人说到做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不到，钓上来五六条两三斤重的鲜鱼。

递给段长华银锞子的下人，折下两根柳枝把鱼穿好，交给段长华。

段长华不好意思接。

不用儒雅中年人开口，那个下人低声说：“我家大人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开心了，赶快把鱼接过去拿走，可别扫了我家大人的愉快心情。”

“我家大人”四字一入耳，段长华方才得知那位儒雅中年人是位官员。

如此一来，段长华怎敢不接，何况她早把儒雅中年人看成是菩萨似的好人。

等到段长华转身想走时，儒雅中年人突然发问：“钱盛，咱家的车子啥时到？”

原来递钱锞子的下人名叫钱盛。听了主人问话，躬身回答：“早就等在下面了。”

此时段长华，业已前行十几步，身后传来儒雅中年人的话音说：“小姑娘，累你跑了大半天，坐我们的车子回去吧。”

不知为什么，段长华连推辞一下都说不出口，情不自禁得放慢脚步。

其结果是段长华随在中年人的后面走下盘绕小路，上了对方来接人的马车。

更让段长华内心感动的是那两个年青下人。一个座在跨辕上，另一个站在马车的后挡板。除去赶马车的把式，只段长华一个人，陪同儒雅中年人坐在马车的车厢内。

这一次，段长华算开了眼，她从小到大见过的马车不少，可她怎么也料想不到会有儒雅中年人家这么豪华漂亮的马车，简直比坐轿都舒服。

别的不说，光马车内的弹簧座位，就比任何轿子里面的硬板坐位好得多。

更使段长华内心惊奇的，是马车内竟然会有加了好几层棉垫子的暖茶筒。暖茶筒不仅是黄铜的，并且焊在里面的茶壶，马车跑得再飞快，暖在里面的茶壶，都不会倾斜动弹，筒旁还放了好几种段长华没见过的精美糕点。

临下车的时候，儒雅中年人告诉段长华，叫她明天一大早在原来的地方等着他。

就这么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回到家中的段长华，内心七上八下了。

吃晚饭的时候，段长华没吃几口就放下碗，一头扎进自己住的小屋就睡了。

直到月上柳梢头，段长华都拿不定主意明天去不去，反倒听见父亲的吟诵声：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

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

从小就跟自己父亲读书写字的段长华，自会听懂这段《三字经》中的用意。

段秋吟接口念出：

人遗子，金满赢；我教子，唯一经。

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生性颖悟的段长华，听出父亲的意思是，别人遗留给子女的，是金满箱银满柜。我段秋吟遗留给子女的是做人的原则，同时鼓励女儿勤勤恳恳、坚强的生活下去。段长华下决心明天不再去见儒雅中年人。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段长华仍然一天一天的忙碌着。直到进入盛夏，始终没有碰到那位儒雅中年人。事如春梦了无痕，她也就把此事忘怀了。

穷病交加的段秋吟，萌生了出家礼佛的念头，悄悄私自离家投奔湛山寺。

湛山寺位于山东青岛东部湛山西南太平山的东麓。山门外有两座石狮，寺前山石砌的莲花池，为信佛人的放生处，院内有大雄宝殿、三圣殿、天王殿和香

客们住的客舍。殿后为诚经楼，寺后东侧小山上，有八角七级砖塔，耸立云表。寺院南对黄海，东、西、北三面屏列着浮山、湛山、太平山、烟岚变幻、海阔天空。“青岛十景”之一的“湛山清梵”指的就是此处。

父亲的失踪，不仅吓坏了刚满十五岁的段长华，连她的继母汤俊英也有些六神无主。

因此，汤俊英带着段长华，像两只无头苍蝇似的几乎跑遍了青岛全城。

人要该倒霉，买盐都生蛆。

就在段长华跟随继母汤俊英到处寻找父亲的第三天，意外撞上了淫魔煞星尤明金。

姓尤的外号叫油葫芦，盘据在青岛市郊，手下聚集了二三十个打手，暗地进行拦路抢劫，敲诈勒索，绑票杀人等黑道勾当。最最令人咬牙切齿的是他贪淫好色专门糟蹋未成年的女孩子，时至今日，谁也不晓得油葫芦到底糟蹋了多少幼女。

一心想找父亲的段长华，光知道踏破铁鞋到处找，做梦也没料到会有一双贪婪淫邪的色眼死盯她，赶巧了她渴极了到茶摊丢枚制钱去喝大碗茶。

自从父亲双目失明后，段长华三年没添一件新衣服，身上清一色是继母穿旧的，加上她发育好，成熟早，胸部已经丰满得高高鼓起了。

旁观者清的汤俊英，早就发现有个衣冠楚楚的大胖子，垂涎欲滴的死盯着段长华，野小子一样的段长华，光知道仰面大口吞饮碗中茶，身上所穿的对襟小褂，挣开了两个扣子，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胸脯都没察觉。

那位衣冠楚楚的大胖子，正是淫魔煞星尤葫芦。不怀好意地问了声：“你叫啥名字？”

“你”指的自然是刚喝完茶的段长华。

段长华狠狠瞪了油葫芦一眼，摆明了不买他的账。

汤俊英灵机一动，凑上前去，主动回答：“她是我的女儿，名字叫段长华。”

一个打手走过来，直眉瞪眼的叫字号：“穷娘们，清楚我家大爷是谁吗？”

汤俊英若有所悟地说了声：“这……这位……大爷……贵姓可是白”

油葫芦转身丢下一句话：“告诉她，今晚酉时到海滨酒店楼上雅座去等我！”

直眉瞪眼的打手躬身应了一声：“是”先塞给汤俊英一张面额五两的银票。

重新转过身来的油葫芦，摇摇头说了一句：“海滨酒店人多眼杂不好……”

那名打手用巴结的口吻说：“依小的看，反不如到她们家去更便当。”

那名打手答应一声：“是”然后示意汤俊英把她们家的住址说出来。

手内攥着五两银票的汤俊英，内心高兴不敢笑，清楚自己发财了。如今见那名打手向她问地址，连忙凑上前去，低声嘀咕了一阵子。

## 二

油葫芦从衣袋内掏出一大叠银票，一张张数着，数得很慢很慢，从表情上看，他显得很不愿和无精打采，像似极不心肯同钱分手。

说也可笑，每当姓尤的别无它法，不得不付钱时，他总是这个样子。

汤俊英和他相反，她用贪婪的目光盯着看那一大叠银票，恨不能伸手夺过来。

促使姓尤的把银票交给汤俊英，是段长华刚捡满一竹篮碎木扛回家，赶在她走进门内之一刹，留给油葫芦的印象是胸隆、腰细、两腿长，十足一个美人胎子，看得他心跳加快，两眼发直，认为银票花得一点不冤。

本着钱货两清的原则，汤俊英冲门外喊了一声：“小华子，快来，我有事情告诉你！”

段长华心思再聪颖，也没料到继母会卖了她，思想上连一点准备也没有。

因此，放下肩上所扛的竹篮，连头上的汗水都没有擦，就从外面走进屋。等到她一眼瞅见似曾相识的油葫芦，感到一丝不安的时候，峙立在主人的身后的一个打手，早把段长华的退路卡死了。

段长华死死盯着油葫芦，从牙缝里崩出十个字：“你是谁？到我家里干什么？”

油葫芦皮笑肉不动地阴声道：“你母亲把你卖给我，从现在起你一切都得听从我。”

段长华假装一怔，偏头面对汤俊英：“你告诉我，这位先生说得是假的。”

最会做戏的汤俊英，硬挤出两滴泪水道：“小华子，你爹不要咱们了，娘不忍心让你养活我，尤先生家大业大心肠好，你跟他走吧！”

段长华趁机后退一步说：“女儿一切听你的，我收拾一下就跟他们走。”

话落，人早向门外冲去。

堵在门外的那个打手，伸右手抓住段长华：“用不着收拾你的那些破……”

剩下后面“零碎”二字没吐出，右手面早被段长华恶狠狠的咬了一口。

上面提过，自幼生长在海边的段长华，打架是她的老本行，疼的那个抓她的打手嗷嗷叫，又让段长华抬脚踢中左腿迎面骨，蹲在地上起不来，眼睁睁瞅着段长华向大门外逃去。

汤俊英只急得跺脚大叫：“赶快抓住她！”

油葫芦冷声哼出：“汤俊英，你也不想想，老子我是干啥的，她能逃出我的手心吗？”

汤俊英想想也是，对方干的就是拦路抢劫，作案杀人，那能网不住一只雏鸟。

果然像油葫芦说的那样，功夫不大，段长华就被他留在门外的党羽抓回来。

始终不肯屈服的段长华，两条手臂虽然被人掌握着，她却使尽全身的力气想挣扎，两只眼睛喷放着怒火，时不时地企图张嘴去咬人。

赶在这种时候，油葫芦从座位上缓缓站起来，慢吞吞地一步步走向段长华。

疯了似地段长华，冷不防张嘴一口唾沫吐在对方胖脸上，顺着嘴角向下流。

站在段长华对面的油葫芦，脸色气得泛青，伸开巨大的肥胖手掌，狠煽她的脸腮一下、两下、三下。接连煽了四下，两缕细细的血丝，分别从段长华的左右鼻孔之中流出来，她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油葫芦低吼一声：“走。”

段长华被两个打手拖到大门外，抛入停在外面的马车，押回油葫芦家中。

一名打手，向油葫芦献计：“先把这小姐关进囚室，等老大吃饱喝足再修理她。”

油葫芦点头同意了。

接下来的是段长华被关进一处看不见一缕阳光的阴暗囚室，房门还加上了锁。

一刻。

两刻。

三刻。

整整一个时辰(两个小时)过去了，囚室的门被人“咣当”一声打开了。

打开囚室房门的人是油葫芦，他手端烛台，从外面进入，看了一眼段长华。在油葫芦目光霍霍的逼视下，段长华一咬牙，鼓起全身的力气，站立起来。油葫芦似乎一点不着急，仍然慢吞吞地把手上端的烛台放在一张桌子上。早就打定一死相拼的段长华，身子紧紧的贴在墙壁上，避免背后遭受袭击。

映着明亮的烛光，玩弄过无数女孩的油葫芦，极为自豪地佩服自己有眼力，因为无论在青岛、烟台和淄博，甚者连省城济南，也不见得能找到像段长华这样肌肤如玉，四肢匀称的漂亮的女孩子。

想到这里，油葫芦暂不修理调教和激怒段长华，光睁大两只贪婪的色眼呆站着。

此时的段长华，显然被糟践得不轻，一头散开的浓黑秀发，纷披两肩，衣裤被撕破的地方，皮肤冷漾出迷人的晶莹，一对丰满的乳房，在瘦小的旧衣紧绷下，极为明显地竖挺出来，衬着细腰和修长的大腿，简直就像一幅美人图，为了得到她，油葫芦破例耗费上千两银票，段长华够得上千金小姐了。

从打油葫芦开锁进门那时起，段长华的两眼就没有离开他，如今看清油葫芦连连吞咽口水之后，又舔了舔他那肥厚的胖嘴唇，连忙把身子向墙上贴得更紧些，她知道对方快向自己下手了。

油葫芦色迷迷地看她，他清楚段长华心中正恐惧，为了征服她，索性让她恐惧得越厉害越好，所以才冷不防双拳连连捣向段长华。

段长华再闪身躲避，鼻子上也挨了两拳头，鼻孔的鲜血再一次的流出来。

没等段长华伸手抹擦鼻孔中流出来的鲜血，油葫芦又重重一脚踢在她的肚子上。

连连遭受捣踢得段长华，只疼的不得不弯下她的腰肢，哼出了声音。

对方的痛苦姿态，满足了油葫芦的征服欲，站在那里趾高气扬，昂头微笑。

此时的油葫芦，认定段长华马上会放声大哭，哭过之后，就向他求饶。

大大出乎油葫芦意料之外的，是段长华从小就跟男孩子打架，并且久经厮拼，称得上训练有素，别看她疼的弯下腰，却不妨碍她及时侧身迅速抬腿，一脚踢中油葫芦的命根子，并且是竭尽全身力气踢出的。

油葫芦不光被她踢伤了，直疼得脸色惨变，大口吸气，双手护裆，跪在地上。

囚室门“咣当”一声被推开，一下子拥进四个打手，两个搀扶疼得快要断气的油葫芦，两个冲了上去，分别抓住段长华的两条手臂。

事情明摆在那里，老大被踢成这样，两个打手怎么能轻饶段长华。

再一次出人意外的，是正在大口大口吸凉气的油葫芦，一连摇了两下头，意思是不准收拾为难段长华，并且示意扶他的人搀着他走。

段长华不傻，她清楚对方不会发善心，更不会从轻发落她，因为她知道踢出的一脚有多重，出身黑道的油葫芦，起码也得疼三天。

等囚室门“咣当”一声被带上，接下来又听到铁锁的锁门声，她方才贴着墙壁坐下来。

真难为段长华这个刚满十五周岁的女孩子，她自己身处险境，牵挂的却是她的瞎眼老爹，眼下她最关切的，是怕父亲得知她被卖的消息，倘若那样，让疼她爱她的老父亲，如何能单独的生活下去。

接下来她又想到了继母汤俊英，要不是家里多了这个坏女人，段长华父女活得很愉快。

不知为什么段长华从汤俊英又忆及那个名叫朱老七的野男人，这扇闸门一打开，一幅不堪入目的淫秽图像，清清楚楚地留在她的脑海中，汤俊英算不上是花容月貌，但她的肌肤是象牙色，在灯光下很迷人，脸上虽然长了一些小雀斑，人却生就腰细、乳丰、屁股大，汤俊英光着身子叉开大腿骑在朱老七的身上，下意识得紧紧贴着她的野男人，朱老七的两眼睁大了，抬手抓住汤俊英的一只乳房，揉搓抓摸了一阵子，然后突然把身子往上一挺。

段长华清楚记得，当时她是吓得双手捂住脸，可她却从手指的缝隙中无意发现汤俊英在那一刹那脸上乐开了花，并且一下子躬起腰，一下子又坐下去，满头的黑褐色长发，几乎全拂落在朱老七的脸上……。

打断段长华这种遐思的，是囚室“咣当”一声，再一次被打开，进来的是一个脸生的打手，他一声不响的把桌子上的烛台端走了。

如此一来，囚室内顿时出现了能叫人窒息的黑暗，再加上里面潮湿阴冷，真不是人能呆的地方，而段长华就像一只关在铁笼中的小狮子。

一天。

两天。

三天。

直到第四天的中午，囚室门方才被打开，连渴加饿的段长华，几乎动弹不得了。